

走向大洋海军的卫生勤务 ■■■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 卫勤准备概论

主编 沈俊良 张 建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Press

走向大洋海军的卫生勤务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 卫勤准备概论

主编 沈俊良 张 建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是从宏观上探讨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准备的必要性、卫勤力量编配要求及人员培训机制、卫勤组织指挥方法、卫勤信息化建设思路、海上医疗后送装备建设对策等内容,为深入探讨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的具体组织实施方法打下基础。

本书主要供海军部队卫勤干部组织实施本部队卫勤保障时参考;也可供卫勤教学、科研人员、部队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和相关军兵种部队人员工作查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准备概论/沈俊良,张建主编
编.一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15.10

(走向大洋海军的卫生勤务/沈俊良主编)

ISBN 978-7-5481-1123-8

I. ①海… II. ①沈… ②张… III. ①海军—卫生勤务—概论 IV. ①R8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2635 号

出版人 陆小新
责任编辑 崔雪娟 画 恒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准备概论

沈俊良 张 建 主编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翔殷路 800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行科电话/传真: 021-65493093

<http://www.smmup.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2.6 万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1-1123-8/R · 1858

定价: 56.00 元

编审委员会

EDITORIAL BOARD

主 审 管柏林

副 主 审 殷 明 刘 军 柳 堤
张 形 向建华 周国田

主 编 沈俊良 张 建

副 主 编 胡家庆 陈 华 王志慧

学术秘书 竺魏峰

编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乐 王志慧 甘维军 卢 峰

李 垚 杨玲玲 时慧琦 张 正

张 建 张 斌 沈俊良 陈 华

邵壮超 罗琦琨 竺魏峰 单大鹏

赵红旗 胡家庆 黄天慧 曹保根

喻锡成 童 涛 满真真

前言

FOREWORD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家利益的拓展,要求海军兵力既要具有应对海上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又要具有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既要维护国家在海上方向的生存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在海上方向的发展利益;既能参与维护国内安全稳定,又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联合国维和、海上国际反恐和海上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新的使命、任务决定了海军必须面对多种安全威胁,承担多样化军事行动,以确保海上战略通道顺畅和国家经济建设安全,维护海外市场、海外资产、海外人员的安全,在应对海上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中充分发挥作用,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与威望。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在世界经济、政治、外交领域日益活跃,并发挥重要作用的负责任大国,要求海军不仅要具有近海作战的能力,还应具有执行海上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这对卫勤保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提供优良的卫勤保障,维护海军人员的健康,对完成海上多样化军事任务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以往受到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制约,海军长期以来形成的近岸保障思想、体制和机制,已不能适应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的需要,必须要以新的视角研究、探讨卫勤保障的新方法和新机制,以满足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的需要。为此,课题组拟以“走向大洋海军的勤务保障”为主题,通过理论研究、保障实践经验总结、文献资料收集等,编写出以探讨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为体系的系列专著,以与卫勤界的专家、学者及关心海军卫勤建设的同仁们共同商讨海军卫勤发展之路。

本书作为整个系列专著的铺垫之首,以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准备概论进行介绍,主要是从宏观上探讨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准备的必要性,卫勤力量编配要求及人员培训机制,卫勤组织指挥方法,卫勤信息化建设思路,海



上医疗后送装备建设对策等内容,为深入探讨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方法打下基础。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体制机制、军事、后勤、战略战术、科学技术等多个方面,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沈俊良

2015年8月

目 录

CONTENT

第一章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对卫勤保障的影响	1
一、海上多样化军事任务概述	1	
二、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要求更高	17	
第二章	现代海战卫生减员预测探讨	35
一、现代海上卫生减员概述	35	
二、作战减员分析	41	
三、卫生减员预测	59	
第三章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伤病员医疗后送需求	70
一、海上作战对医疗后送能力要求更高	70	
二、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军事行动对卫勤保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80
第四章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力量编配要求	88
一、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力量需求分析	88	
二、海军卫勤保障力量	91	
三、外军海上卫勤保障力量现状及可借鉴的经验	93	
四、海上军事行动卫勤保障力量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103	
第五章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组织指挥	109
一、海上卫勤保障组织指挥的基本任务与要求	109	
二、外国海军海上卫勤保障组织指挥及经验	114	
三、海上军事行动卫勤保障组织指挥探讨	124	



第六章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信息化建设	130
一、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信息化保障的作用和特点	130
二、国内外海军卫勤信息化现状及建设经验	132
三、卫勤信息化的建设原则	154
四、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组织指挥自动化建设	155
五、海上医疗后送管理信息化建设	158
六、卫生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	164
七、海上军事行动卫勤信息化可行性评估	166
八、卫勤信息化安全性评估	168
第七章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卫生技术人员需求、培训与训练体制	170
一、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对卫生技术人员的需求分析	170
二、我国海军卫生技术人员现状及能力短板	173
三、外国海军卫生技术人员现状	175
四、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卫生技术人员培训体制建议	198
第八章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医疗后送装备建设	207
一、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医疗后送装备概论	207
二、海上医疗后送装备现状与发展趋势	229
三、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医疗后送装备发展建议与对策	267

第一章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对卫勤保障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 30 年历史中,海军的主要使命是防止敌人从海上方向入侵。当时,受国力限制,海军基本是一支“看家护院”仅具备近岸作战能力的“黄水”海军。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和科技工业实力不断增强,海军建设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担负近岸防御作战任务的同时,为满足维护国家海上权益的需要,开始扩大海上作战范围,由“黄水”海军逐步向“蓝水”海军转变。进入 21 世纪以来,作为一个在世界经济、政治、外交领域日益活跃,且发挥重要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军委为海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海军不仅应具备近海作战能力,而且要逐步具备远海防卫作战能力。”这一要求为海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明确了方向,也对卫勤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海上多样化军事任务概述

随着海上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确立,海军应具有应对多种海上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我国海上面临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大业;在海洋领土主权、岛屿归属、海洋权益等方面与海上邻国的争端和斗争的矛盾有不断激化的趋向;与周边国家存在着数十个岛礁主权、近 150 万 km² 海域划界的争端;保护我国拥有的海洋主权 200 n mile(海里)(1 n mile=1.852 km)专属经济区和约 300 万 km² 的管辖海域;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问题日趋突出,中东、非洲、澳大利亚等地已成为我国石油、铁矿等重要战略物资的主要海外来源,前往这些目的地的太平洋、印度洋航线,以及马六甲海峡等重要海峡水道,已成为我国海上运输、海上贸易特别是石油等重要战略能源、资源进口的主要航线和咽喉要道,直接影响到我国海上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据资料统计,我国还有众多企业遍及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大量投资,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 5 319.4 亿美元;海外有大量的留学生及遍及各地的华人需要保护,要随时做好维护海外利益、华人利益,以及提供人道主义保护和救援的准备;此外,国际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能力及水平已



成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和负责任国家的评价指标，并会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

（一）执行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对海军军事、装备和后勤的要求

执行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特别是在远海，如没有良好的军事行动能力、装备和后勤保障能力，就无法远离岸基深入大洋完成各项任务。为此对海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海军装备建设

在海军装备建设上要达到大型化、远程化以具备远海的作战与保障能力。海军需要大力提高战略投送能力，只有具备了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国家的战略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海洋权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和维护。海上战略投送是在广阔的海洋空间输送战略兵力和物资的作战行动，其特点：①投送的目的具有战略性；②投送的空间具有远程性；③投送的过程具有连续性；④投送的对象具有多元性，包括战略性兵力及物资。海上战略投送能力是指战略兵力投送能力，包括：①大型舰船编队、大型两栖编队，重点投送以机械化兵力为主的能力；②海上浮动基地的保障能力，即战略预置能力，主要指装备物资预先配置在预定作战海域的能力；③战略海运能力，即在危机爆发过程中向预定危机海域或作战海域持续不断运送作战所需人员、装备、物资的海运能力；④对海上战略投送各个环节进行支援、掩护的能力，包括信息支援、区域和伴随掩护、反水雷和火力支援，以及遂行海上后勤和装备技术保障等的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能源安全、战略通道安全、海外市场安全、海外资产和海外人员安全等事关国家发展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矛盾要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需要随时做好海上战略投送的准备，故加强海上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十分必要：

（1）扼制和有效应对远海突发事件需要加强海上战略投送能力建设 在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保护国家日益发展的渔业产业，保卫海上运输和能源战略通道安全，保卫国家的海外投资、海外资产、海外石油资源的安全等方面任务艰巨，必要时，在不违背国际法情况下，可派出武装力量以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这就需要进行海上战略投送，以及时扼制或解决出现的危机，维护国家的利益。

（2）保卫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需要加强海上战略投送能力建设 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几乎都受制于他国，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命脉，一旦海上交通运输中断，海外资源不能顺利进入我国，产品不能顺利输出，海上贸易就会中断，国家经济建设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海上威胁可能来自海上的“空、潜、舰”，甚至来自海盗、恐怖分子的海上威胁，为减少来自海上交通线、海上战略通道附近的岸上目标的威胁，必须具备投送海空兵力和陆战兵力的实力，以确保



远海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3) 为完成非传统安全领域军事任务需要加强海上战略投送能力。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远海空间我军应不断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非传统安全领域军事任务的能力,特别是我军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间安全合作、联合维和、国际反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历史使命决定了我军必须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也必须增强海上战略投送能力。

海上战略投送能力是由近海走向远海的实力基础,国家利益的拓展要求扩大海上安全空间,就必须大力加强海上投送能力建设。但目前我国海军的海上战略投送能力仍无法满足在远海空间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我军没有海外基地,也没有海上战略预置力量,仅有担负伴随保障的少量运送补给兵力,没有形成保障体系。为提高海上战略投送能力必须在建设思路、途径和方法上进行探索:

1) 加强海上战略投送能力建设,要建立以军内投送力量为骨干,以民用投送力量为补充的思路。军内投送力量主要体现在:一是投送兵力以军内投送力量为主并具备立体投送能力;二是支援、掩护和作战保障以军内为主,特别是海空支援掩护,必须由制式作战舰艇及飞行器承担。以民用投送力量为补充体现在战略海运能力上,承担大量作战物资和部分兵力的投送:一是承担海上战略投送运输任务;二是承担连续不断且持续进行的战略海运行动。

2) 海上战略投送能力一方面应通过一体化的建设途径实现:一是要大力整合国家的海运力量,充分发挥海运商船等的作用;二是要充分掌握正在进行海运的各类商船的型号、数量、性能和力量的布局,以及征用潜力及持续保障能力等情况;三是要做好使用的各种预案和方案。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制式海上投送力量的建设,特别是大型综合登陆舰、两栖攻击舰、舰载气垫船、舰载直升机等的建设。

3) 在海上兵力投送能力建设方法上:一要搞好海上战略投送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海上战略投送的使命、任务、目标、空间、时间、规模和对海上战略投送的要求;二是搞清多样化军事行动需求,以兵力及物资投送牵引整个海上战略投送能力建设;三是要突出能力建设重点,即大力加强制式海上战略投送力量,主要指两栖攻击舰和综合登陆舰、快速支援舰及战略预置兵力中的骨干船只,包括大型综合补给船、大型修理船和适于投送重装备的大型滚装船等;四是在主要作战方向上要建设海上浮动基地,突破某些禁区,用发展的思路谋划海上浮动基地的建设,这样,海上战略投送能力才有实质性的提高。总之,需要更多的大型战舰、舰载航空兵,以及更多的远程保障舰船,以具备远海多样化军事行动与保障的能力。

2. 对保障能力要求更高

在作战范围上,将扩大至远海,环境更为复杂,对保障能力要求更高。为维



护我国重大战略利益,未来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范围将涵盖太平洋中西部和印度洋某些涉及国家利益的海域,海军舰艇编队将要到远离本土数千海里以外的远海海域遂行各项军事任务。在远离岸基瀚海无边的大洋上,海区环境恶劣,气象条件多变,风浪、灾害性天气对远航编队都有较大的影响;舰艇编队海上活动时间长,对海上保障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舰艇人员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精神素质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果没有持续、良好的保障能力对远离本土的舰艇编队实施保障,执行海上多样化军事任务只是一句空话。为此,应前伸保障力量,实施一线保障。海上舰艇编队难以得到岸基的支援,必须依托由陆基前伸的海上机动保障力量,才能确保海上舰艇编队获得及时有效的保障,包括建立海上机动保障力量,在前方适当的海域开设浮动基地和开设海外临时补给基地。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海上保障任务必须依托国家、军队和海军的整体力量,实现“三军一体”,军民结合,才能有效弥补海军建制保障能力的不足。

在对海上舰艇编队保障方式上可采用:

(1) 伴随保障 即运用海上机动保障力量伴随舰艇编队实施保障,担负海上伴随保障的舰船要航速快、机动能力强、保障效力高,且在提供保障时,基本不影响舰艇编队的机动,这是舰艇编队获得海上保障最为有效的方式。海上作战兵力远离岸基执行作战任务,必须根据作战兵力的规模和对海上保障的要求,编配相应数量的伴随保障力量,以便提供及时、可靠的海上支援。

(2) 会合保障 是指使用保障舰船在保障过程中约定在某一海区与舰艇编队会合后,所进行的海上保障活动。该保障方式是在海域宽广、保障舰船数量有限、难以满足伴随保障需要,或为了减少伴随保障的成本,提高保障效率而采取的保障方式。根据海上任务的兵力编成、任务持续时间和对保障舰船的威胁程度,会合保障方式可视情采取定点会合保障或应召会合保障。前者是根据计划在指定海域进行,后者则根据作战兵力的应急需要受召在指定海域进行的保障。会合保障方式要求保障力量具有较强的海上保障能力。

(3) 接力保障 是利用各种机动保障力量互相衔接,由本土基地逐渐向行动海域前伸,并由后一环节向前一环节提供支持,依次接力,直至到达防卫海域的保障。接力保障主要包括3个环节:第一环节为运输船队,从本土基地向前进海域运送物资或直接为补给舰船提供再补给;第二环节由补给舰船在待机区为作战兵力及伴随保障的支援舰船提供再补给;第三环节是伴随保障力量直接为作战力量提供海上保障。只有如此配置不同性能的海上支援保障力量,才能够发挥各种保障装备的特长,提高海上支援保障力量的整体效率。接力保障适合于海区遥远的情况下使用,它综合了伴随保障和会合保障的基本做法,提高了远海海上保障的持久保障能力。实施远海军事行动对海上保障要求高,应根据

需要和可能优化综合各种保障力量,如使用由支援舰(设备及性能优良,航速快,具备干、液货横向、纵向和垂直补给能力的快速战斗支援舰)和“穿梭保障船”(设备及性能次之于快速战斗支援舰性能的部分专业船,如弹药船、舰队油船等)组成的直接为海上兵力服务的机动补给编队,共同完成对海上作战兵力的直接支持任务。

(4) 预置保障 是为提高海上保障的快速反应能力,平时利用保障船队将物资装备预先配置在作战力量必经之路的适当海域,等待机会对海上作战兵力实施各项保障,以空间换取时间。在一定的海域预先配置保障船队,能提高其在远海海域的机动速度和快速反应能力。预置船队通常在有敌情征兆、防卫行动尚未展开的准备中建立的,主要功能是提高远海行动兵力的快速反应能力。美国海军十分重视海上预置部队的建设,为了实现全球快速部署,美军在多个敏感海区部署了 16 艘海上预置船用于储备武器装备。由于有了这些“移动军火库”,一旦附近发生战事,轻装赶来的美军大部队可立即获得全副武装,目前美军正准备扩大海上预置船的规模。美国海军海运司令部负责维护 16 艘海上预置船,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重型武器和补给品。这些海上预置船被编为 3 个中队,分别部署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每个预置船中队一般有 5 艘预置船,每艘预置船可运载 15 辆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28 辆两栖突击车或步兵装甲车、153 辆军用汽车、100 辆中型战术车辆、2 艘机械化登陆艇、8 门 155 毫米榴弹炮和 550 个集装箱(里面装满军火、医疗用品、食物和其他物资,能保障一个陆战旅 17 300 人 30 天所需物资)。海上预置船中队在伊拉克战争中曾有出色表现,由于距离战场较近,它们能及时将大量的重型装备和作战物资运送到位,与远道而来的空运人员结合,很快形成战斗力,大大提高兵力投送的速度。美国军事专家认为,由于有了这些海上预置船,一个作战旅或空降旅,能在不带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在 1 周内从偏远地区快速部署到热点区域,并就近获得装备,这比携带装备从基地出发的快速反应部队快了 1 倍。除装备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还一直在海面上保持着数个营的浮动兵力,常年部署在海面上,这些部队主要用于一旦海外发生危机时,帮助美国大使馆和美国侨民撤离。另外还有 1 个陆军旅不固定地部署在印度洋上,一旦有事,这个旅可以赶赴非洲或印度尼西亚执行任务。美国海军还同丹麦马士基航运公司订立合同,共同管理和维护 10 艘海上预置船,估计每艘海上预置船每年将耗费 700 万美元。同时美军正准备扩大海上预置船队的规模。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发布了“海上预置路线图”,计划用更先进的滚装船取代货船,并在 2025 年前在全球规划 13 个海上预置站点,分布在南美和非洲沿海、地中海、中东、波斯湾、印度洋、地中海、东亚及印度尼西亚。并在 10 年前美海军就开始论证“海上预置部队 2010”的建设问题,也称“未来的海上预置部



队”,其中还专题探讨了医疗救护设施建设。美军预计未来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在没有安全陆基的情况下,设想由陆战队地空特遣队(MAGTF)和海军保障单元(NSE)人员及物资在海上会合后,在预置船上将医疗设施组装成具有实施第Ⅱ级救治能力的海上救治机构,将伤员完成复苏救治后,再送往医院船治疗。

在实施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保障方式的运用上可采取:

(1) 使用远洋综合保障舰船 远洋制式海上保障舰船性能较好,经历过大风浪中遂行海上保障的考验,积累了远海海上保障的经验,具有直升机垂直补给和伤员换乘的能力,能满足军事行动长期在海上活动对海上保障的需要。

(2) 使用单一保障功能舰船,遂行海上专业保障 单一保障功能的远洋保障舰船,通常仅具有单一保障功能,如油水供应、医疗救护、海上修理、弹药供应等。执行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通常海区遥远,对海上保障舰船的数量要求高,应在最大限度地发挥综合保障舰船作用的同时,还必须综合运用单一保障功能的舰船,通过组合形式形成综合保障能力,弥补综合保障舰船数量及功能的不足。

(3) 开设海上浮动基地,实施定点保障 海上浮动基地是由一定设施和保障舰船组成的可游动的海上保障基地。海上行动兵力可能具有伴随保障能力,但所携带的物资有限,难以保障长期在远海遂行各种行动任务,需要及时补充,战损装备需要及时修理,伤病员需要及时治疗与后送,在适当海域建立浮动基地,担负海上保障任务,对增强海上行动兵力的海上保障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浮动基地的建立要根据行动区域和作战任务正确选定浮动基地的位置,并要根据远海军事行动的实际需要正确确定浮动基地的规模。

(4) 利用海外补给基地,实施就近保障 开设海外基地的方式:①平时在有关海域附近,即他国家陆岸建立独立使用的海外基地,对我远海兵力提供后勤支援;②根据预先签订的有关条约或协定,借用他国的基地和港口,对远海兵力提供保障。开设海外基地受国际政治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必须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建立能够满足我国远海军事行动需要的海外后勤补给基地;必要时还可通过临时军事协定,使我远海兵力能在行动海域附近国家的港口实施物资补给、舰船维修和伤员救治等。通过签署军事协定的方式为战时过往舰船提供补给在国际上已普遍被采用,如美国已与40多个国家签署有军事协定,需要时可将有关港口供其使用或“准入”。在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军曾借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将伤病员中转回国。在是否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方面,有专家认为:“全球化战场的特点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行动。目前,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前出印度洋的亚丁湾护航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补给。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本来可以依靠美国基地实施补给,为什么还要以亚丁湾护航需要为由,在吉布提独自建立海外基地呢?实际上,日本也想构建自己的全球军事行动体系。在全球



化战场新时代，中国军队要想在全球行动保护国家海外利益，也应该建立全球军事‘支持体系’，以有利于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历史上，许多问题的解决往往要求助于军事这张‘牌’。中国军队也应该在有理有利的情况下，对一些公然挑衅和侵犯我国领土、领海主权及利益的军事行动采取必要的反击，适时显示军队的威力，以起震慑之效。面对全球化战场的出现，中国军队应该从打局部战争向打‘全面战争’的方向转变，这也是保卫我国海外利益的需要。对此，中国军队应该从思想上迎接‘全球化战场’的到来。其次，中国军队应加大国际军事参与力度，将自己融入国际军事舞台上去。再次，中国军队要定位好应对全球化战场中的角色。最后，中国军队要切实做好应对全球化战场带来各种挑战的准备工作。随着海外利益的拓展，我国军队应该具备在全球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能力。”

3. 海上多样化军事行动对兵力运用的组织指挥、控制与保障要求更高

随着国家的不断崛起和国家利益的拓展，带来了越来越复杂且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及新的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挑战。中国 2006 年的国防白皮书提出了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概念，它进一步定义了军队“新的历史使命”，强调我军应在具有完成传统安全领域作战行动能力的同时，并积极通过参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军事行动来发展我军的军事能力，即军队应具有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军委领导明确指出：“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中，海军的地位重要，使命光荣。”“要锻造一支与国家地位相衬，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并提出：“海军不仅应具备近海作战能力，而且要逐步具备远海防卫作战能力。”这一系列要求为海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明确了方向，要求海军应具有应对海上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作为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海军在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过程中，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海军是由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岸防兵和陆战力量等组成的综合性军种。海军执行多样化军事行动的使命将作战的前沿推向了海洋深处。在军事行动上，海军首先应具备远洋作战能力；其次应具备有效的海上控制能力，在战争中可以打赢相对弱小的对手；三是拥有“海域禁入”能力，可完成区域性的海洋控制任务，有效威慑强大对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军事行动方面，包括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等行动样式，海军具有政治性强、行动突然、参与力量多元和开放透明等特点，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 战略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海上方向的利益在拓展，安全威胁在增加，海上方向利益、威胁、安全需求占国家安全整体比重和分量日益加大，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海上部分，战略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使命和任务越来越



重要；无论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还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发展利益，海军在海上战略方向所要应对的是国家安全和发展所具有的全局性、长期性影响的战略性威胁，所担负的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性任务，所要达到的是具有关键性、长远性效果的战略目标。

(2) 综合性 海军拥有综合性力量，可以使用核常兼备、软硬并举、远近结合、攻防一体的综合手段，在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能够达成塑造优势、遏制危机、打赢战争和拓展利益的综合性目标，能够对维护国家利益产生综合性的效益。在现代条件下，不但能应对海上常规威胁，而且能应对海上核威胁；不但能应对海上传统威胁，而且能应对各类非传统威胁；不但能应对海上战争威胁，而且能应对海上非战争威胁；不但能应对来自大国、强国的威胁，而且能应对来自小国、甚至跨国的威胁；不但应具备打赢海上战争的硬实力，而且应具有防止战争和塑造海上安全环境的软实力。

(3) 国际性 世界海洋的连通性和开放性，以及公海海域的公用性，决定了海上安全威胁来源的国际性，使得海军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行动对象、活动范围呈现出鲜明的国际性特征，产生出非常突出的国际性影响。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日益发展，国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中的国际成分进一步增多，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对外依赖程度加大，极大地提高了国家对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需求，也为加强国际军事合作、应对国际安全危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紧迫性 当前，我国海上方向面临的安全形势非常紧迫，安全态势极其严峻。强敌对我国进行战略围堵和军事干预的政策不但没有实质性改变，而且存在着向我国海上方向扩散的趋势。在近海，我国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状况在进一步持续和加剧，在许多热点和敏感问题上爆发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远海，我国远海战略通道及其相关利益区域的现实与潜在的安全威胁正不断加大，这表明我国海上方向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程度正在进一步积累，海军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紧迫性日益突出。海上安全威胁的形式多样、种类各异，许多任务超出了近海防御的范围，难以使用现有的海军力量完成，且面临着多个战略方向、多个领域的协调难题。

(5) 复杂性 在信息化条件下，海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环境复杂、任务复杂、行动复杂。由于海洋的连通性与公海海域的公用性，一旦海上危机出现，当事国或相关国家的海上力量均有可能纷至沓来，从而使危机地域的军事、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从海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看，无论是我国海军长期进行准备的军事斗争，还是在所属海域海上方向维护国家主权与海上权益的斗争，都蕴含着非常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涉及现实对手、潜在对手以及众多中立国家的多重利益与矛盾，牵涉到我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有关政



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具体行动上,在信息化条件下海军遂行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可能涉及火力打击、信息作战、心理对抗、后勤和医疗、宗教和法律,以及灾难救助等众多的作战与非作战问题,同时还需要与政治、外交行动紧密配合,组织指挥极为复杂,各种行动与兵力之间的协调配合相当困难。

(6) 联合性 由于现代安全威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原有按照安全威胁性质与范围条块划分国家安全与军事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自为政的做法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跨机构、跨部门、跨军种的联系与协调正成为各国应对多元威胁、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普遍做法。海上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所涉范围的广域性,要求海军在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军事行动上的联合与合作。国际上,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格局的演变,国际军事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敌、我、友的关系日益多变,界限日趋模糊,敌中有友、友中有敌以及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态势正在进一步发展。总体上既有对抗和竞争,又有联合与合作的形势,正在成为国际军事关系的主旋律,为在国际上开展双边或多边海上合作、共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提供了契机与前提,为广泛开展军内外、国内外的联合与合作,共同应对海上方向的多种安全威胁,联合完成海上方向的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必要与可能。

(7) 联动性 在国家面临的多种海上安全威胁之间,在所面临的各个现实与潜在作战对手之间,在海军所要完成的各个多样化军事任务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动性。由于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发展,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利益联动性日益增强,各战略对手相互配合、联手对我、联动制我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海军所要面对的各个战略方向之间,在海上军事行动与国家政治、经济及外交活动之间,存在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性。因此,海军在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同威胁对象、不同军事任务、不同领域之间的广泛联动性,严格控制军事行动的强度和范围,突出主要任务、打击主要对手、追求主要目标,强调行动效果,缩小负面影响。

(8) 多变性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周边及国际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战略格局的快速演进,海上方向的安全威胁体系及海军的多样化任务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分裂势力将以日益多样化的方式危害国家的统一,主要对手将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侵犯我国海洋利益,有关强国会以多样化的方式进行军事介入和干预,各类跨国犯罪组织更会寻求难以预估的方式危害我海上或海外利益。随着我国海上经济与军事活动的日益增多,海上突发安全事故、人为或自然造成的灾害的种类与后果,以及需要采取应对的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必须认识到国家海上安全形势及其海军使命任务的新变化,打破传统思想